

第二十九回 賀新婚士元悲傷 飲合查映雪敘舊

卻說素華自思，候飲合香時細看，若非孟小姐，方才自刎，亦加活幾日，再見那些舊首飾，果是孟小姐之物，恰可免出嫁，同守皇甫郎，又可報答其前情，一時大悅。二婢忙報梁相夫妻曰：「小姐連日發怒，方才看見此聘物，十分歡喜。」梁相聞言，笑對夫人曰：「諒女兒乃小戶人家出身，那見此物，怎不歡喜。」即著女婢速打掃弄蕭樓為新房，又令家人分辦各物，不表。

且說鄺明堂初更後安寢，尋思無計，但梁小姐既是相府嬌客，定然識禮知書，成親之夜，就將真情告訴，懇其遮蓋，自然無事。若日後皇甫郎出頭，願讓梁小姐為正室，我為偏房，諒小姐必憐我貞節，為我隱諱，不忍撞破。又歎一聲道：「奴真薄命，歷盡艱難，方中狀元，未知丈夫何往？怎知你妻明日為爾娶妻費盡心思，又幾時方得團圓。」

到了次日起來，俞智文已備席養賀起行，連道鹿三人同飲。未及數杯，只見把門人報曰：「啟老爺，有內監呂福公公在外，口稱奉旨宣哪老爺入官榆話，請老爺接旨。」明堂吩咐家人速備香案，跪接聖旨。呂太監在馬上曰：「鄺先生請起，奉旨進寓開讀。」鄺明堂跪在香案前，呂太監將詔開讀，詔稱欲宣進宮論話。宣畢，鄺明堂與太監分賓主坐下。茶畢，鄺明堂問曰：「老公公必知宣詔下官何事？」呂太監曰：「主上早間到上林苑，見百花盛開，景致非凡，今在通明殿宣詔，必是飲酒賞花，諒無別事。」明堂即入內，取了禮封，送與呂太監曰：「這是薄禮，望公公笑納。」呂太監推辭曰：「咱家無功，不敢受賞。」鄺明堂曰：「公公請坐下，弟有一事拜懇鼎力。」呂太監方才收下，問曰：「何事只管見教。」鄺明堂說明梁相招親，恐緩到天明，特懇公公成全，早得出宮完婚，足感盛德。呂太監曰：「此事俱在咱家身上，管教先生立既出宮。」鄺明堂稱謝。

二人各上馬，直到東華門外。呂太監繳旨，成宗宣鄺明堂上殿。拜畢，賜坐繡墩。鄺明堂奏曰：「未知宣臣有何聖諭？」成宗曰：「朕見上林苑盛開百花，欲招卿家同度良宵。」鄺明堂謝曰：「臣有何德，敢蒙陛下賜宴，何以消受？」成宗曰：「君臣暢飲，正是盛舉。」即令備九龍筵席。呂太監立在旁邊，嬉嬉而笑。成宗問曰：「呂太監何事不言而笑？」那呂太監頗有機變，即奏曰：「奴才笑鄺狀元，身在此間，心在他處，哪裡有心飲酒賞花，故此失笑。」成宗曰：「鄺君玉何事關心？」呂太監奏曰：「鄺狀元今日娶妻，方才正欲起程，怎不心焦？」成宗問鄺明堂曰：「鄺卿今日娶

妻麼？」鄺明堂曰：「正是。」帝又問曰：「何人之女？」鄺明堂曰：「就是梁相招臣為婿。」成宗責呂太監曰：「你好不曉事，你既知他今日完娶，就不該著他人宮為是。著太監押此九龍筵席往梁府，賜為合巹筵席，並錫金蓮寶燈一對慶賀。」成宗笑曰：「今乃卿的一生大事，須得速往為妙。」鄺明堂謝恩，退出回寓。

且說梁相府自己牌眾官齊到，忽報朝廷賜合？筵席及金蓮寶燈一肘，梁相備香案接旨，賞了武士回去，將九龍宴送上弄蕭樓，為合？筵席。孟士元已升刑部尚書，父子不便同來，唯孟士元到相府慶賀。媒人夏逢寅亦到，辭別梁府，往迎新郎。鄺明堂迎接奉茶，夏逢寅曰：「請殿元公速到相府，免誤良辰。」鄺明堂拜別俞智文、吳道魔上轎，榮發押了行李起身，隨鄺明堂來到相府。進內宅門，文武百官俱下庭迎接，鄺明堂慌忙下轎，向前行禮。按孟士元父子雖在朝，尚未相會，今一見面，早認得女兒。但鄺明堂先已料定，父親定來慶賀，倘若相認，欺君死罪難免，寧可不孝，方能救丈夫。故今雖見父親，卻當不相識，連眼也不觀看。

且說孟士元暗喜，女兒好生大膽，連中三元，早晚便可相會；就同眾官請新郎來到偏堂。此時正堂備著花燈，鄺明堂向眾官一一敘禮，及見士元，亦作套語，並無眷戀之意；孟士元疑惑：若是女兒，雖不敢相認，亦有顧盼之情，為何竟似不相識的一般？若是面貌彷彿，亦無有這等相似。及坐下吃茶，半眼亦不回顧，反惹得孟士元滿腹疑心。鄺明堂窺見父親，沉吟暗悲：生身之父不顧，真是不孝。但既要救丈夫盡義，亦顧不得盡孝。

過了一會，陰陽官報：良時已到，請新郎拜堂。樂人奏動音樂，眾官俱躲在旁，偷看新人。四名女婢扶起小姐上堂，贊禮官唱禮，先拜天地，後謝聖恩，又向湖廣拜見公姑，然後拜見岳父母，隨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對坐。女婢揭去新人頭上羅帕。素華留心窺看，果是孟小姐容貌，比在家之時，更加嬌豔，心中大喜，真是天從人願。眾女婢向前來侍奉，好不熱鬧。鄺明堂因女婢眾多，不敢偷看新人。素華見新郎舉止全無半點女態，心中疑惑：若是孟小姐，為何不認得我？酒過三巡，女婢在樓下叫曰：「外面席備，請姑爺陪客。」鄺明堂聽了這話，即起身下樓，往後堂與眾官敘禮，遂各安位，坐下飲酒。孟士元見是右相愛婿，不便動問，看戲臺上戲班演唱飲酒。

且說榮發來到樓下，向女婢作禮曰：「勞煩姊姊，襄知主母一聲，說小人乃是鄺老爺的書童，名喚榮發，特來叩頭。」女婢即上樓見小姐，把榮發言語稟明。原來素華在樓上已聽出是榮蘭聲音，心想今改榮發，只改一字，看來必是孟小姐無疑。但恐榮發年輕，若喚相見，叫我舊名，反為不美，故回說不必了。

堂上眾官飲到半酣，鄺明堂起向百官敬酒，敬到孟士元，又似不相識的一般。孟士元暗想，何竟面貌相似，若女兒斷不敢如此大作弄，尋思猛省曰：我好癡呆！若是女兒，怎敢娶妻？想到此處，隨即絕念，自思鄺明堂才貌與女兒彷彿，他有福連中三元，贅親相府，我女兒不知死於何處？屍骸若何？我這等苦屯有何顏面吃酒，推說腹痛，辭別回衙，來見孟嘉齡，說起鄺明堂貌似爾妹。孟嘉齡笑曰：「此必面貌相似，若是妹子，怎敢娶妻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我亦如此想，方知不是女兒。」自此父兄在朝；與鄺明堂相見，亦只作不識得一般，此是後話，不表。

當下鄺明堂送孟士元去後，心中傷感，父女相會，如隔天淵，今為救夫，亦顧不得孝了。眾官飲到傍晚散席。鄺明堂陪禮，兩足疼痛，進入繡房，素華亦站起身。女婢移椅，請鄺明堂對席，坐下飲酒。明堂一心只想梁小姐今夜未知聽我懇求否，哪裡有心看新人的美醜，素華見新郎似孟小姐，但為何並不認得我？況舉動氣概，並無女子氣象，倘非孟小姐，少停要與我做那件事，如何是好？又轉念，且喜刀在牀下，若有不測，即便自刎，亦顧不得疼痛了。二人直飲到初更，鄺明堂酒量極大，亦覺得有五六分醉意，偶然魏面看見新人，早認得是蘇映雪，心中明白，聞得梁相祖貫雲南人氏，必定夫人進京，水路救活蘇映雪，認作母女，我今相會，省了許多口舌，果是我的造化。細細再看，果是蘇映雪。

且說素華窺見新郎，把他細看，見他並不言語，暗自吃驚：若是孟小姐，豈不認得我，為何注目不語？看來明是書生，怎好與他窺面相視，遂一時害羞，乃不敢舉頭。鄺明堂暗笑，癡姊姊如何反害起羞來，遂故意目不轉睛注視。素華此時，似可抵撞。桌前

跳，滿面通紅。確明堂暗自好笑，真是庸才，待我作弄一番。即吩咐眾婢曰：「夜深了，爾們辛苦，可把樓下房門帶上，爾等各去安寢。」酈明堂見眾婢俱已下樓，料樓上無人，遂門上樓門，即上樓間上房門，仍舊坐下，自言自語曰：「日間眾婢礙目不便，諒相府嬌姬，必定絕色。」一面吃酒，一面注視。素華情知不是小姐，羞得無處藏身，又見面貌似孟小姐，何故卻出此言。即起坐於牀沿上，滿腹疑惑，低頭不語。明堂故意站起身曰：「下官醉眼朦朧，觀看不清，待我取燭看，方不負千金小姐美容。」即取一支小燭過來。素華聽說，明是雲南聲音，怎說湖廣人？一時難猜，立起身來曰：「聞新狀元乃襄陽人，為何滿口俱是雲南口音，並無湖廣口氣？吾知爾乃女扮男裝，若不實說，吾即訴知家父，奏主嚴究。假扮書生，欺滿相府小姐，其罪非輕。」酈明堂暗笑，到此時還疑我未必是男裝，待我蔣搥他亡棍，乃曰：「夫人差矣。下官由三元出身，官至翰林饒傍撰，若是女扮男裝，縣府宗師，鄉試主考，怎肯徇情？縱考混過，令尊又怎取中會元相婿？夫人何必多疑。」素華細聽，明是雲南腔口，即答曰：「狀元，我知爾來歷，乃雲南孟家之女，因御賜婚姻，爾欺君女扮男裝逃走，康公收為義子，幸中狀元，怎瞞得我。」酈明堂暗想，如今是相府小姐，豈可讓他獨逞威風？乃向素華曰：「我亦知爾來歷，爾係雲南蘇家之女，因孟氏守節逃出，爾即欺君，冒充孟氏，嫁入劉府，行刺技術，梁相救為義女，致累孟尚書向劉國丈索命，奉旨已死勿論。爾敢詐死欺君，復敢假冒相府嬌姬，欺騙天子門生，若奏天子，罪孽深重，不知作何處治？」

素華已知是孟小姐，一時驚喜欲狂，忙舉手掩住酈明堂之口，低聲曰：「小姐休要高聲，恐有漏泄。」酈明堂脫下紗帽麟袍，戴上巾幘，二人攜手坐於牀沿。素華問曰：「難得小姐奇才，年幼弱女，如何高中？」酈明堂細說路遇康若山高中等情，道：「夢中亦不想與姐姐相會。」素華笑曰：「小姐實在狂妄，既中狀元，已就過份，怎好相府招親？今幸遇著奴家極好，倘果是梁相之女，今夜如何干休？」酈明堂曰：「此乃梁相設計招親，幾使我惹禍。那樣就只能懇梁小姐作情，日後願讓梁小姐為正室，自己作偏房，同嫁皇甫郎。諒梁小姐憐憫，必代為遮蓋。」素華歎曰：「皇甫郎生前種下福田，故有賢德妻室為他娶下妻房，真是罕有。」酈明堂曰：「此乃婦女本份，何勞褒獎。但我前日逃走，舉薦姊姊代嫁劉奎璧，未為不美，不知姊姊何故甘心行刺投水？我竊為不解。」素華即把比箭奪婚，夜夢到花園，與皇甫郎拜月訂為偏房，並知小姐寬洪，必然陪嫁為妾等情言明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